皇明嘉隆疏抄

南京吏科給事中臣歸大道謹

題爲部院大臣當率先庶僚遵

聖謨承　天眷以勵世風以固邦本事臣准南京通

政使司經歷司手本近該禮部　題據各撫按

奏稱該省地震數次而推其所以致異者由内外

臣工奉職無狀有負

君父之委致干　天地之和而期其淬勵廉恥夫廉

恥淬勵則官邪不作而世風勵矣直彌變之格

言致治之良圖也然革弊而究其原則易化苟

不探其自雖耳提面命之猶舊也夫何益之有

哉盖風俗之寡廉鮮恥者係於士人之操行而

士人之操行恒以其官之利鈍為向背者也今有以便佞為才以諂媚為禮以滑稽為明達以罷軟為謹愿以推姦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如趨附貴勢鄙行也鑽刺權要大慝也而衆方慕以為能豔以為榮其於廉恥何如哉然不過苟且祿位欲以便其身圖耳故廉恥不自立所以反澆薄而還之淳者其責在於吏部蓋吏部者百官之表也文選之銓敘考功之考察百官視其進退以為作止者也使吏部嚴飭其屬務秉公持衡而官以人授不通請托不私情故遷轉稽其賢勞廢黜由於愆罪而怙濟者

扳擢躁競者況抑則廉恥不求厲而自厲矣風
俗有不正乎伏乞 勅下吏部詳定其遷轉之
格凡內外之出入陞遷之遲速悉有成法而臨
選之際必明開其人有何勞蹟於例應授某官
具題請 旨閒有銓敘不當許科道隨即駁正
而不得毫髮私意輕重於其間然臣於廉恥之
說而厚望於大臣者蓋以恭覩
聖旨這奏到災異仰承 上天仁愛朕心感惕便通
行內外臣工各加脩省盡心職業仍着嚴飭共
防消彌遏患欽此欽遵臣罔不夙夜祗虔奉
勅旨而大臣尤當罄竭忠悃恪恭職業遵

聖謨以飭治承天眷以迎祥凡可以消彌災異臻雍
熙者當無所不用其心無所不効其力而該衙
門本等政務尚可因循而不知奮厲顧忌而不
實舉行耶且廉耻淬厲則賢才輩出而人存有
政舉之漸豈特厲世風固邦本而已哉所以彌
邉患者實不外於斯也馴而致之内順治而外
威嚴文德脩而遠人服天地位萬物育賛
聖治於無疆翬　皇圖於永固矣奉
聖旨該部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葛守禮謹

題為揭官箴明士節以正始進事臣等竊惟夫人之情静則無欲聖賢之教禁於未發嘗見人為諸生時莫不誦法聖賢講明道義願得效用以樹勲名及其出服官政矯然不變塞者固多乃輙動於利欲恣其性情喪盡其平生者亦復不少何者勢分移人非有卓識定見不能自立爾臣等今春謬以職掌得與大計群吏之治見以貪酷不謹去者不勝嘆惜然已無及矣夫破觚既以無顧而完璞所宜慎雕今科進士增額至四百人固以一時濟世安民於四百人者攸賴

也然鑒往逆来切慮未必無一二復蹈不韙者
昔人謂禮者禁於未然之前法者施於已然之
後與其既敗而行法孰若方初以明禮提撕一
悟則所全多矣今當諸士觀聽聿新之始臣等
謹將官箴士節槩舉切要者數事條上懇乞
聖明俯鑒嚴命曉諭使其為發仞第一義將不至於
迷途而失愈遠矣諸士幸甚官民亦幸甚

計開

一端趨向昔人謂士品有三道德功名富貴是
也顧人之所志如何爾夫道德尚矣果趨向
在此由是而建功名必為光明俊偉之業苟

但志在功名而隨世襲俗以就之雖未必無所成立其於道德所慊多矣若或見之不定而甘心於富貴則以俊良登而不免為鄙夫也可不痛戒之哉

一崇節儉夫士多寒微平生韋布蔬食亦嘗安矣一旦登庸則卒多侈靡盖於紛華易悅遂爾慕效故也不思費不能充則將假貸於人債負求償則廉耻必喪是終身之累矣故必早見於此極意節嗇即衣馬僕債之需亦從省減淡泊餘廿則官常可保矣此不惟貧士為然富者亦執此道尤善矣

一正心術夫士君子立身行己忠誠端謹明亮正直由是而發於事業皆有實地無可訾議者上也若夫陰險譎詐諛佞傾陷奸僞欺負皆喪其良心者人初不及知而自知則審矣天地鬼神陰鑒潛譴何可誣也必慎必戒

一勤職業夫開科取士固欲其克艱任事也詩稱夙夜匪懈臣分當然一命以上人各勤職則天下無闕事苟受若直怠若事人將以爲不才而擯弃之矣既服有官而欲自暇自逸斯豈理哉故隨分盡職者忠臣之道也

一敦禮讓夫人齒有長少位有崇卑則所以相

處循職自有定分盡其道者謂之順失其道者謂之逆諸士始進則當自處勿抗志陵僭以自蹈非禮可也

一弘器度夫信君子立身天地間參贊化育并包萬類皆其分内事若呈一藝叨一命輙自滿假是謂器小易盈更何容受至乃放溢淫覂[illegible]不敗也必須養以恢廓大其局量位高而益謙虛功崇而彌退遜斯為服聖賢之訓得君子之道也

隆慶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具題二十九日奉

聖旨是

吏部右侍郎臣何孟春謹

題為乞恩議救見災預防後患事昔宋蘇軾官杭州歲饑奏于其君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救災恤患尤當在早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臣切見今歲戶部兩次會官議賑淮徐等處災傷是救之於已饑之餘用物博而所及微矣然又有可預慮者古人云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向去之災如人初病繼來之災如病再發氣力衰耗恐難支持今各處累歲災傷幸被

皇慈大施拯恤民於百死中徼有生意來年收穫知

復何如軾謂當及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救之於不可救之後者實前事之鑒也宋孝宗時朱熹論荒政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不可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今者饑民雖免死亡然皆鳥形鵠面羸然無異於大病之人新起若有司加惠撫綏寬其力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撑拄門戶而既責以差

年之遺覔與夫倚閣之官物是人其必無全理

矣熹之所論蓋若軾之論也熹謂乾道間早稅

苗皆常蒙恩宥而源殍甚衆久而不復蓋次年

帶納逼迫所致至淳熙初乃以存饑始蒙蠲放

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又明年之

所常鑒者也臣敢通錄如前上勤

睿覽望　詔在廷益加規畫臣閱漢元帝時魏相因

歲不登奏故事詔書二十餘事凡賈誼晁錯董

仲舒等所言皆條請行之唐宋諸臣因災進言

于君多按前代故事我

祖宗惻怛民隱之實德發于　詔令為荒政者甚

備且載有司臣無容盡述惟願

陛下特勅該部詳檢而速行之敬

天保民救災恤患之術盖必有在若稍增飭斟酌議

論則前代故事見諸史冊亦極詳悉臣故亦擇

撮一二頗切于　今日者竊附愚忠開坐于後

幸惟

陛下少垂省焉臣忝居議列上瀆　天聽無任惶恐

激切屏營之至

計開

一唐德宗時陸贄奏曰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

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行於春夏刑

罰者法陰之氣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
咎典籍垂誡言固不誣天人符同理當必應
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雖天所降沴
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願條教以
德消沴以和感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
自序臣惟 今日賞多濫得罰失公平可用
之財未歸藏府最彰之罪弗正典刑以月令
推之愆時咎徵水旱並來良有攸自贊所謂
慶賞刑罰者惟
聖明留意省 新恩之常祿可以賙困窮追巨罪之
逋贓可以補租賦檢視臺諫前後章疏一聽

于公可消前災

一宋太宗時王禹偁奏曰一谷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沾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料非宿衛軍士邊遠將帥悉遞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雖朝行中家最貧俸薄亦願首減俸以贖耗蠹之咎但感人心必召和氣臣惟　今日饑則淮南江北等處爲甚饉則湖廣等布政司在處有之成化間行[illegible]

紹曾奏要將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位高祿厚
者額設皁隸遜減名數還官公用該部查例
具奏多寡次第已經斟酌彼時不為災傷且
有此議近日侍郎吳廷舉又奏南京府部院
等衙門直堂皁隸應合退出若干賑濟次第
明白深合昔人遜減之意四品以上祿厚則
家不可以言貧五品以下貧家則俸不能以
更積為備所謂上答而下厭者惟
聖明留意自四品以上悉遜減之文官五品及武官
四品以下聽其自審為義無積不强在京在
外官有因事加俸添皁之資即當裁割以備

拯恤右夫　乘輿服御　宮禁用度應體大
禹克儉之德　內帑何患無餘中貴外戚百
凡賞賚無論舊例際茲歉歲俱各省免災傷
寧日通議定奪
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
之吏蓋公廉多不見容而贓貪欲得幸免百
姓受弊不可勝言慶曆間歲旱范仲淹請遣
使者往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為江淮安撫令
日旱荒民多流移願選公忠諒直之[illegible]民
情曉吏治者以安撫為名察郡縣貪[illegible]人
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請壯荒政全在得[illegible]

得其人則能每事隨宜措置不至乖疎任非
其人鮮不敗事守令之不堪倚仗者宜委諸
路監司體察監司之責在今尤須謹擇若旱
傷分數稍重路分須選帥臣有才望者專一
措置逐行惟今日所在有司得人甚少災傷
地方復有貪苛之吏民何以勝光等所謂安
撫體察者惟
聖明留意右都御史吳廷舉等通民情曉吏治責
任斯在固當追效古人伏望
勅旨叮嚀而督勸之使於當職人員有賞格以待能
幹有刑條以懲不職任新濟農之倉大舉惠

民之政則齊民獲免於饑餓饑民不至於流徙流民不至於殍亡斯副

朝廷好生之意

一宋高宗時廖剛奏曰昔晉饑民乞糴于秦秦伯以問諸臣百里奚曰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鄭之子豹在秦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于是乎輸晉之粟故後世以秦伯為有德于晉而以晉之閉糴為晉罪矣秦晉敵國猶通有無以拯其民孰謂一統之内乃欲分彼此耶昨歲旱所在不收今諸穀將沒民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輒

越相視而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為盗賊在朝夕矣欲望申戒諸路監司坐之臨察所部官吏毋得遏糴庶幾通融周給[illegible]饑民臣惟今日荒歉相近地方有米願糶有錢願糴商旅規利舡裝車載有司正當招誘以通有無而州縣官吝私其民彼路此郡有米去處遏不出境是豈臣子與

國同休戚之心　朝廷一視同仁之義哉臣訪知各處為監司而遏糴亦間有之到所謂通融周急者惟　聖明留意

勑下該部行撫按官今後有災地方召人興販無災

州縣遇有鄰郡米客收買許依市價平糴仍約諫務不得邀租收稅則商旅皆願出於其途有無一通價值自減而饑或接濟矣

一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諸郡連歲旱傷流徙未定不可不厚有施恵以慰人情合將旱傷州縣人户第四等第五等來年諸物稅錢盡數蠲放使彼無聊之民家被德澤預知嗣歲青黄未接之際免科徵催自然人情稍安不至失所臣惟　今日重災地方百姓艱食已多流徙若不蚤加安慰彼戀上者亦將首鼠兩端待夏徂秋日月尚遥豈由之期豈能自

定戶有負逋各懷畏罪無相率而逃失業
既衆羸弱者饑死溝壑強壯者聚為強盜[illegible]
賊一起倂難討擒兵盜相尋邦國深禍[illegible]
所謂使彼預知免催徵者惟　聖明留意
勅下該部行撫按官於重災地方再行詢究分別等
第先後　奏聞聽然後
恩以示諭之徵催既寬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
荒鄉農安心布種自救其饑萬一更罹薄災
可以不仰官司重為拯恤而將來公家租賦
亦免失陷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躬行節儉朕自有處置朝廷制祿養廉正
賴臣下各修職業其時艱文武官俸祿只照
舊制不必減旌別守令預積倉粮務得巡撫要
務新政以來已兩次降勅申諭未見着實奉[illegible]
還着右都御史吳廷舉侍郎席書分投巡[illegible]
官處置從宜用心賑濟有司賢否明[illegible]
憑進黜禁約閉糴省諭蠲免議准行張[illegible]等
并王欽等已有旨了

吏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楊巍等謹

題為商人困苦乞

勅戶部查給價銀并議良法以蘇民困以重根本事

臣等伏乞

欽命督理巡青稽察錢糧之出入倉場之利弊節據安仁坊等草場商人柯奉呈開奉等辦過倉場草料本家戶部給領價銀安仁坊該銀五萬兩有零明智坊該銀二萬兩有零北新場該銀五萬兩有零西城坊該銀三萬五千兩有零臺基廠該銀二萬兩有零天師庵該銀二萬兩有零犧牲所該銀五千兩有零其餘幾千幾百未支

未估者又不下十餘萬兩各稱資本既竭產業
已盡借貸無與呈乞轉行戶部查給議處等因
到臣臣惟　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富家者
京師之元氣今之商人其初則　京師之富家也
正宜加意優恤勿憚其財力使元氣充實根本
堅固然後可以資緩急之用此古人御外理内
之術而我　成祖填實京師之意也頃因報充
商人辦納草料該部無價以給之或給之而過
其時資本有限派納無窮以致各商逃竄死亡
者一百餘家其見在者又無價以給之其受害
楚是故鬻產之帖日標於門嗟嘆之聲時聞[illegible]

踣雖有千百金之産者莫不廢垂生理惟恐着
商人也　聖明在上輦轂之下可累其民如是
耶該部錢糧委係缺乏盖為邉情重大年例客
兵奏討無巳及各項料價多有勢之家也而無
勢之民豈不可畏乎方今南北二虜尚未底定
出其財力以申　中國之威者賴有此民耳窮
鄉僻邑遠不可恃其可恃以為重者京師之民
居多也使外有黠强之寇内有愁嘆之民是豈
國之利哉乞　勅該部查將前項銀兩多方處給
不然積累日多逃竄日衆萬一有警辦納不前
豈惟下陷小民抑且上誤

國計矣臣等再照設法善而後其行可久委任專而後其事可濟查得倉場草豆等項俱係地畝錢糧各省大户觧銀到京自行召商上納此舊規也後因攬頭多侵欺之弊大户有賠補之苦守候之費其不便於民一也又查得各省觧到銀兩較之時估又有羡餘以資別項之用二也嘉靖五年隨該山東縣政常道題將前項銀兩暫寄太倉召商上納又該户部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是其法非不善也但邇来多事用度浩繁前項銀兩一入太倉盡為緊急那移而商人之價始有三四年不得領者矣為今之計舊規

悉不可復也臣愚以為各倉場既專委主事催
辦草料亦宜專委員外或主事一員將解到倉
糧草料銀兩另立簿籍收貯公署一遇商人出
有通關查照給發中譚太初題
准事例隨即給價年終會同科道衙門查算如有羨
餘方送太倉則商人或解倒懸之苦既有專職
而各省未完錢糧亦將有所查考矣乞
勑該部虛心詳議或復舊規或專委官員如以臣言
非是亦別求良法以經久若將前項銀兩仍入
太倉而徒曰截出通關挨次給價又落熟局而
商人之困苦猶夫故也臣等非不知庫藏空虛

亦非不知尚書方鈍悉心
國計極其艱虞蓋爲
國家之根本慮耳故敢冒瀆
天聽伏乞
聖明軫念商人之苦根本之重亟
賜議處庶於
聖治不無少補而臣等之職分亦得以少盡矣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户科都給事中臣張漢卿等謹

題爲全大信昭至公以惠窮民事臣等聞之惟天立君將以惠民也惟君惠民所以奉天也古之人君制民恒産以安其居薄民稅入以藏其富孚之恩信以固其心此謂奉天以惠民未聞仁人之言方布而輙已恵政徒善而復使窮民盻盻然有望而弗得焉此豈帝王致治之盛節哉

臣等查得先該户部題爲傳奉事節該奉

聖旨是畿内根本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来奸猾無籍之徒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閑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爲乗机侵奪藉勢

混賴横征巧取百般尅害利歸群小怨在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主發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勑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佔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看莊人員盡數取回欽此仰惟

聖心軫念及此畿甸之民罔不懽忻鼓舞以戴

離照之明思享太平之福矣聖帝明王至公至仁之政何以加此乃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沈希伊受　欽命會勘安州地方鷹房草場及涿州薰皮廠地土已明白應該給主暨其人户

部俱各覆題相應准擬其冐昧奏辯之徒臣等
又嘗據法駁之是發見之明合與論之公所以
奉將　德意加惠窮民全
陛下之大信也況
陛下即位以來畏天愛民田獵盤游之事一切屏卻
則鷹房草場地土係民產者宜照數還主係官
場者宜盡數革去管莊官役通行取回撥置之
人各寘於法戶部覆題言等之章可行也及奉
聖旨這鷹房地土原係先年舊有的都還照舊與他
不必紊亂紛更欽此則鷹房之害民者固在也
陛下服御器物動遵禮度共辦取給各有司存則近

年謬立薰皮廠即宜革罷管廠內官郭添等并
家人郭英等生事害人宜如戶部覆奏言之請
及奉 聖旨這地土已有旨留用了罷欽此則
涿州受管廠人員之害猶前也臣等竊惟去年
之 旨惠念民困可謂切矣御下可謂公且嚴
矣群小乘機藉勢尅害軍民之情罪可謂無所
逃矣今 綸音屢分與前大異所謂信與公者
安在乎小民至愚而神怨不在大治當慎微纖
輔之人心誠不可重失而屢傷也 先帝之世
群姦擅政蠱惑導誘積以歲年以致政荒民流
天下騷二談者至今以八黨爲惡首馬永成既

死矣谷大用止得降遣之罰有識者方以為恨況熏皮廠永成之所創立奪之平民勲舊之家而重取無名之税令馬俊乃敢直蹈前惡妄奏免查其鷹房草場又谷大用受姦民李義所投獻以益脱脱黃玉之舊址假名撒放海青其實私徵子粒而趙霦利踵姦轍夤緣仍舊夫俊與霦以從　龍之舊狎恩恃寵罔

上行私無異前日馬永成谷大用之所為

陛下又不深察且從而許之是前日畏天愛民之善政一變而成啓寵納賄之弊端　王言不信於天下公道首壞於近習畿甸之民疑且不安橫

暴之害久而益甚怨讟召水旱之災流移增盗
賊之黨臣等謂馬俊趙彩滕朧奏辯眩惑
聖明干預、朝政敢拂公論律以
祖宗之法該當深罪而不可緩其主謀撥置積年通
同生事害人之人並宜拏問以懲其後其原揚
并侵占軍民勳戚之地俱各照華給主召佃以
招
陛下至公至仁之法以蘇小民數十餘年之困況該
戶部逐一執奏委曲懇切誠欲宣布
陛下恵民之德以副海宇之望
陛下亦兩答以已有旨了完通置不省無復聽納之

意矣非所以勵臣等弘
主德也臣等待罪該科事關職掌誠不忍
陛下拂公論以徇私情失大信以貽民艱而傷
新政之大體也伏望
皇上詳察各官查勘之明俯從該部執奏之切法行
自近罪倖與霦以懲妄奏欺蔽之姦令出惟行
盡革鷹房草場董皮廠等積弊以除勢要侵奪
之患其管莊人員盡數收田投獻撥置生事害
人之人從重究治使憸小玩法之惡無所容庶
厚澤流而民患息大信全而至公昭矣
嘉靖七年正月初七日奉

聖旨這地土累有旨留在公用了罷

吏部尚書楊傳謹

題為開讀事文選清吏司案呈伏覩

詔書內一款各處府州縣大小繁簡衝僻難易不同或逸而得譽或勞而速謗既乖黜陟之宜遂起趍避之巧士風日壞吏治不脩吏部通將天下府州縣逐一品第定為上中下三等遇該推陞選補量才授任各官考語獎薦同在優列者先儘上等府州縣陞擢行取次及中等次及下等不惟視等以為歲月之遲速仍視等以為官資之高下內有以才優才短更調者各就中酌處之欽此欽遵隨將天下府州縣大小繁簡衝僻

難易細加查訪逐一品第又通行各處撫按官
分別開報今已查理完備呈乞具題案呈到部
臣等竊惟吏治不清則士風日壞即如郡縣向
来不分繁簡衝僻難易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
所懲避繁求簡避衝求僻避難求易勢所必至
以致緊要難治之地方缺人整理日漸廢弛頃
雖漸次剗革然必法有畫一方可行之經久
皇上登極之初首念及此可謂仰體天心洞燭民隱
深得帝王之大經大法矣臣等奉行
綸音不勝踴躍其於各處地方今止備核民情未暇
悉論形勢大率以邊方殘破遠方困憊盜賊猖

徼灾沴頻仍衝繁難又才疲難治為上稍易者為中易者為下每省總括數語以陳其槩細列等差以盡其詳使一方利病宛然在目治道緩急可指諸掌為守令者果能觀邊方殘破則思保障之畧觀遠方困憊則思拯救之術觀盜賊則思撫循而掃蕩觀災傷則思賑卹而安輯觀衝繁則思愛人而節用觀刁疲則思力本而善俗外以是循其實政內以是課其成功至於推陞行取必準於此以為遲速高下又念一紀之間一方之事體更變不常五方之民俗美惡難定本部每十年釐正一次今將南北兩直隸浙

江等十三省府州縣上中下三等開坐進呈恭
候
聖明裁定勑下遵行此外合行事宜容臣等另行題請
隆慶元年八月二十五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
一北直隸臣等謹按北直隸
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承平逼近邊陲屢遭虜患順天
役賦並繁禁廠莊田星羅棋布事務掣肘而
養馬之累則諸縣同馬河間類多水患真定
保定路極衝繁軍屯達塢交錯其間撫輯為
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為勞費順德俗淳訟

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民者誠廉悍儉加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一南直隸臣等謹按南都根本重地應天賦重役繁頗為難治蘇松常均稱煩劇蘇為最松次之常又次之至於歲遭水患時增軍餉則諸郡之通患也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業差舂吏事殊簡不甚難治徽俗鄙吝健訟棄本逐末頃者且有礦寇守令非廉而有威者不能其職江以北廬為善地揚衝而侈俗淮安轉漕煩劇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一帶不困賦則困役徐邳俗悍且無水陸孔

道州邑疲弊一望蕭條不可以江北簡易例也

一浙江臣等謹按兩浙當天下財賦之半頃歲倭夷陸梁東則寧紹台溫西則杭嘉湖諸郡邑蹟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師加賦給餉視昔數倍近方稍寧議者即欲罷兵輕餉海上卒然有警不知何以應之況定海係倭夷入貢之道乃為兩浙門戶懷安攘之遠圖者豈容以一日忘備哉至於杭嘉湖地饒多利然亦浮華賦役不均逋負日多救弊補偏誠[illegible]處州依山盜礦黨與本衆且與衢嚴[illegible]之寇聯踪哨聚時肆剽掠義烏民俗獷悍習染難化

兵籍散無所歸恐生他釁務先事預籌不可不加之意也

一江西臣等謹按江西界吳楚閩廣之間土薄民勤俗尚儉嗇頗稱安攘南昌省會衝煩吉安健訟奸猾至於豪右掣肘田糧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密邇閩廣巢寇時發而贛當其衝故軍門兵備參將在焉饒州南抗彭蠡九江東據上流江湖水寇四出為患而饒郡內有藩封邑多頑梗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盜袁州臨江建昌廣信頗稱饒庶第袁州界湖水寇當責撫臣南贛山寇當責督臣有

司又能輕徭薄賦養而教之瘠土勞瘁之民庶幾其有瘳乎

一福建臣等謹按福建僻在南服昔稱沃壤頃島夷入犯山寇內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泉漳以海為襟民習獷悍而月港海滄安漳浦同安福清等縣則為溟渤要害延建邵河以山為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為逋逃淵藪福寧居通省上游八閩喉舌南粵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人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窺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

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綏靖之方不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捄弊全賴有司風勵激勸則又繫乎撫鎮諸大吏焉

一湖廣臣等謹按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慓輕鮮有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輳郵驛苦之即令　宗室日繁徭賦日重採辦之後財力愈難設其民率喆獄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貧地瘠承天　陵寢所在費冗事繁荊岳潛沔之間頻遭水患盗且乘之近日鄖襄大水盡損田廬則又向來未有之變長沙地雖稍沃稅粮甲於他所黃州澆

頑常德困備慿辰沅半為賊巢麻陽溪洞諸蠻連結永保每肆刼爭去歲支羅之害實緣於此衡永僻饒實慶簡靜庶幾可為然已非復曩時比矣加意窮民者其尚思援拯之策乎

一廣東臣等謹按廣東界嶺海閒昔稱饒富然地遠法踈官多黷貨以致山海諸寇聯踪嘯聚師旅繁興民之殘疲既極而廣西兵餉又全仰給近增巡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肇南韶諸郡盜熾事繁選用守令為急雷廉高瓊諸郡民淳務簡稍為次之至於擇海道副使以備諸夷擇嶺南兵備以防山寇

擇屯監僉事以脩舉屯政講求鹽法庶幾南粵有息肩之日乎

一廣西臣等謹按廣西當領南右偏幅員甚廣國初以桂林為首會肇建靖藩於時編氓稀少招猺墾荒歲久蔓延田土半為侵占粮額日減宗人日繁祿粮軍餉支給不敷昔惟江州五百餘里夷獠阻灘為患潯州大藤等峽諸蠻巢穴其間與安西延陸洞與武岡接壤為猺盤據又椰慶以西八寨者稱盜藪耳今則珠連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柔等縣為其蚕食將無民矣是以官多降調

惟事誅求以致士官驕橫民散徭盛越城刼庫戕害方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邊方之官非才不足以戢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而識物情斯乃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一河南臣等謹按河南為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宗室日蕃黃河歲徙祿糧丁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懷慶衛輝彰德五郡衛繁錯同彰德開於趙魏軍民雜處控制尤甚歸德地連數省統轄非一宿姦大猾時發首難之端南陽疲弊且多礦盜殷富則

汝蔡爲傷動強則河洛爲最是故藩祿軍需均當規筭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患有難言者保釐大臣其爲夜愼圖之哉

山東臣等謹按山東齊魯舊域海岱粤區濟兖東患在役重其民頑輕於流移青登萊患在賦煩其民悍敢於武斷濟南雖稱沃壤而武濵霑蒲一帶即古廣斥之地一望白茅兖州水陸之衝且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於沂費郯滕則荒落甚矣東昌青州差有可觀均非昔比登萊地本瘠鹵舟車不通雖值豐歲猶多逋負大率濟青依山多礦盜萊登瀕海

多盜徒臨淄之間多姦俠單曹之境多妖民保釐大臣實心綏輯之外又不可不銳意於防練矣

一山西臣等謹按山西大同府逼臨虜穴最苦侵暴太原府屬如興嵐岢保河一帶虜一大舉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甚矣汾州宗藩不畏 國法頗為地方之害潞澤沁遼環列太行上下深谷杵峪盜時竊發往歲青羊山之事可為鑑也平陽雖稱富庶其實止蒲絳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地震之後則亦太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

之裕於供邊乃一方保釐者之責否則割肉支脂立見其斃可嘆也已

一陝西臣等謹按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茲土者牧且無師馬責誠艱矣西鳳漢中稍稍饒裕百需給仰供應頗難延慶平涼臨鞏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貲產鋒鏑死傷之患獨先嘗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横城榆林一望虜幕千里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入衛耗亡半矣隨城殆將蓋有由然又其甚者固原為開府調度之中重兵屯

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選募至今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舊套直驅踐汧隴灞涇邠窺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鳳汭之墟夙多田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師之責者所當觀釁而預圖也

一四川臣等謹按四川西南粵區上則松茂建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酉石砫土司互為刧掠控制消彌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沃野賦重役繁供億稱詘敘州地饒而高拱諸夷兵費不貲且大木多產其境採辦之擾

商民殘疲重夔土冦連結施州諸夷處劉本
已而妖人內訌受患尤烈保順衛疲民朴務
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金在經始
大抵蜀地夷漢雜處氣習險淳地理遐邈巡
歷難徧加以大木之困大兵之殘民貧多盜
勢使然也是在撫按廣千咨詢司道勤於躬
歷督率有司持廉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
或者蜀其有瘳乎

一雲南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沓無
事則互為桀驁積弊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
大理永昌鶴慶楚雄足稱沃壤曲靖為入滇

之路供億惟艱武定當新建之區安輯為要元江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州霑益諸夷其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至於旌別庶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求得人而已

一貴州臣等謹按貴州初屬四府行都司永樂年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開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西接壤土酋仇殺素稱難治鎮遠當湖廣之

衝西水背山險頗足恃思州石阡孤懸一隅勢可隱憂險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為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詔在

大臣之責哉

隆慶

聖旨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霍韜謹

題為議處黃河疏通運道事內開臣前月過徐州閘建議引水自蘭陽注于宿遷少殺河勢臣與少詹事方獻夫議水溢徐沛猶有二洪束捍諸山環列若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溢決恐數郡一墊第間時有定算不及竟言今聞愈溢則前議猶宜言之先通運道後處水患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夫疏濬然沙泥隨水勢無限極今運舟皆由昭陽湖入若沿湖側畔築砌長堤濬為小河河口為閘以時蓄洩目前運道可以無阻較之役夫濬淤勞佚大不侔也近山東

僉事江良材到京臣與面議亦曰此策一時之利也前議疏濬蘭陽不若疏通衛河上接黃河一可得三利三代以前黃河東北海宇內全氣隨而鍾聚我　大宗定鼎　神京宇內全氣一旦千萬年而獨盛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懷孟之間審勢引河注于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不惟徐邳水患可殺一半而京師形勝亦壯一倍此便利一元人漕舟溯江入淮至淇門入御河達於京師御河即衛河今由河陰原武導河注衛水平由江入淮至天津水迅仍由徐沛至于天津是一舉而兩運道也此其為利者二水流行

於地猶血運於人身今河水注于徐沛潰决猶血注于下為痔盡津踈一支于海猶血運于肘股州郡踈為溝洫引水猶血運于肌膚自陝西沿邊尋秦漢故跡脩復則內資灌溉外御夷虜猶血運于頭顱臣聞今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邊而耕三邊軍餉可不煩饋運又聞副使周用云臨淸若脩溝不惟可備旱潦亦可捍禦戎馬一年創始三年見効十年可要其成臣謂此策果行不惟治河患山東河南北直隸郡縣轉疲敝為富饒矣期十年之力

聖德神功配天無極此其利者三萬惟

聖明省覽

勑下該部詳議臣再考古今事宜畫爲圖本以備討

論

嘉靖六年八月

聖旨這議處河道事宜工部看了来說

工科都給事中臣嚴用和等謹
題為淮水漲淤運道阻滯乞
勅管河諸臣速加疏濬以裨
國計事本年八月二十六日接到總理河道都御
史翁大立一本該據管理南河郎中王楫呈稱
清河縣東南直抵通濟閘外口計長五里淤高
沙嘴約長五六百丈通濟閘起至淮城西門皇
華亭止沙淤三十餘里方信二壩衝決二百餘
丈海漫隄工五十九里淮安城外水過屋簷城
門俱用土塞寶應湖隄已報衝決數處其勢甚
急又據呂梁洪主事唐鍊報稱山東莒州沂州

郯城等處洪水漲溢俱從沂直二河湧至邳州漂流男婦畜產難計其數呂梁以下糧船脫幫等因臣等竊惟南北運河為

國家之氣脈而淮安徐邳尤轉輸之咽喉今徐州茶城之淺挑濬未幾清濟淮河之沙淤悉通灘且又寶應湖隄方信二壩衝決大寨昔郢等處浙直二河湧水至邳咽喉所關豈宜如此阻隔況新到漕糧臣雖聞之巡倉御史[illegible]催趲到隨收陸續上廒交納俾便迴還則在八九月間糧艘南下實惟其時若不亟行規度併力[illegible]切恐曠日持久風氣凛寒凍合河冰舟楫難進

今冬船隻既停滯於中途來春糧米將裝運之

何賴其爲

國計關繫允矣匪輕有河漕運之責者信不可

忽易視之姑徐徐云爾也先爲水患可憂民窮

當極等事該臣等具題一部議覆一切艱鉅工

程如茶城淤塞西岸遙隄曹單黃河隄埽俱行

都御史翁大立刻期報完其淮河口等處屬南

直隸者行侍郎趙孔昭督守巡管河等官分投

修理已經奉有

明旨茲淮邳淤塞比前既爲尤甚則協心共濟當此

豈容緩圖所有應加濬治修築事宜合行

申飭伏乞
勑下該部查照節次題覆再加詳審議擬請自
上裁一面移咨侍郎趙孔昭親自踏勘作速區處淮
河上下一帶督令南河郎中王楣及淮安府縣
各官邳河上下一帶督令呂梁主事唐鍊及邳
州各官董率夫役分任責成或且留方信壩決
口未塞以泄積瀦之水或從西湖嘴起濬至仁
義壩另開便道以通往來船隻或仍開通濟閘
由外口起至淮城西門以循故道從長計筭或
其用力多寡緩急先行挑濬如淮河近已[illegible]
亦宜乘勢加工俾其大通無阻及將寶[illegible]

併方信仁義二壩衝決隄岸乘時修築一面移
咨都御史翁大立宜知
聖明德意固當勤宣臣濟職司各有專責業已移知
淮邳洪泹便須從北路星夜馳還會同侍郎趙
孔昭詳審諮諏督該河道郎中主事及各地方
兵備守巡府縣等官上緊率作興事應挑濬者
挑濬應修築者脩築期於文書到日先將曾否
疏通緣由具本奏
聞定在河氷未合之前挑濬修築事竣俾南還漕艘
北來　進解船隻俱得通行完報庶於
國計有裨責任無忝盖侍郎趙孔昭職專撫綏既

有地方之任而漕運乃其總督則河道通塞厥任惟均固不得以越俎代庖為辭都御史翁大立任劄濟寧雖去淮邳稍遠而河道實總理之則急於宣布慰安淮邳即往理寧無致夫舍已耘人之議矧今履霜屆候堅冰漸凝一或疏淪急緩從事失時則漕運糧船在北者既不能以南返　進解各船在南者又無由以北來其為誤事夫豈云小

聖明在上法紀昭然各該當任諸臣詎能逭於遲曠越之咎載再照變通宜民固因時救弊者不廢而集思廣益尤圖大為難者所當先

都御史翁大立建議治河上策以保萬年運道欲從子房山趣馬家橋上下約八十餘里從此另開新河置舊河於隄外凡黃河出口之地並不相及而波濤凶險從此可避十利三難之說可謂明且盡矣但事在彼中難以遙度而按圖指點不若身親經歷者為尤真今工部尚書朱衡先任總理河道開濬河成沿河一帶地方靡不周知相應另開與否見聞必悉伏乞並

勑該部量事體之可否揆工程之難易備細斟酌明白敷陳議覆請

旨移文該地方撫按巡鹽等官會同勘議前來仍博

集

廷議詢謀僉同如果足為運道永遠之利則訏大事者無惜小費懷永圖者豈安目前詎可因循以失事機之會若或開之無益真知灼見其不必另開仍須廣詢善後萬全之略以貽漕運萬年之安蓋黄水之泛濫不常則防禦之謀猷當悉固不可廢人事而委諸天數亦不必至多議論而少克成功也臣等無任惓惓

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奏

聖旨工部知道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臣華湘謹

題為正曆元以定歲差事臣聞自昔聖王承

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為先蓋乾坤奠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之代謝為歲虧盈之互易為月晝夜之環轉為日經緯之錯列為星辰步筭之周審為曆數而王者曆數所在也故能奉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治時苟不明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遲留伏見爽其候則攝提失方蟄蟲不伏無以諧浹生靈而災荐至矣曆之明否治忽隨之聖王所以必慎焉然曆之來由黃帝而訖秦末凡六改也由

漢高祖而訖漢末凡五改也由魏文帝而訖隋末凡十三改也由唐高祖而訖周末凡十改也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八改也由金熙宗而訖元末凡三改也一曆之改集衆見而治之測驗之必精課試之必密筭無遺筭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行永久而不變然歷代善言天者不數世而輒差是曷故歟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脩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豈切考其所以差者由天周之有餘日周之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漸差而移於東日周不足則日常内轉

而縮漸差而秒於丙天日之差而於中星乎驗焉堯之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躔於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日在箕尾陸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躔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末四千年而退餘五十度矣再以歲差及赤道黃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造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一分五十秒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日躔赤道十度今躔六度三十七分也日躔黃道九度二十二分一十七秒今躔五度八十六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

朝承運以来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
數年遠數盈漸差子八度距至元辛巳至元統上
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
百四十三年矣年愈遠而數愈盈然則治曆者
豈可不隨時脩改以求合於天哉平立之分不
脩則陰陽二軌不[illegible]孤矢之分不脩則黃赤二
道不正殆見推步[illegible]朔及日月交食幷七政躔
度必違天而不入[illegible]也是以正德年戊寅日食
己卯庚辰月食時[illegible]刻秒起復方位頻與本監
所推不合山東道[illegible]察御史朱節爲歲差以正
曆學事濫以臣充之[illegible]一覩秘書加以歲月而[illegible]

至來年至冬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
食合朔弦望併日纏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夜
半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睺計都等類視
元辛巳委有所差備錄上之仍
勑該部延訪四方之人如能知曆理之楊子雲如善
立差法之邵雍如靜深巧智之許衡郭守敬令
其參別同異重建曆元詳定歲差以成
一代之懿制可也方今天下涵沐
聖化之中豈無其人哉臣雖不佞或可執一籌以備
驅筭也
嘉靖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刑科等科都給事中臣劉濟等謹

題為遵

舊制平刑獄以服人心以廣　聖德事仰惟

國家置三法司衙門專理刑獄一切大小罪犯刑部都察院主鞫問大理寺主評審鞫問者未當評審者雖屢駁不置必使情麗於法罪協其情而後已蓋於是權姦不得以恩怨為出入

天子不得以喜怒為輕重此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稽古定制所以平天下之刑使天下之人君子有所懷而守法小人有所警而遠罪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廢者也其後又有錦衣衛鎮

撫司專理　詔獄刑法特峻繫者倍苦已非好
生之意故中間因革不一然出常制之外其所
職掌則止是推鞫取其招由奏行法司擬罪評
審如律然後奏　請發落其間或有冤抑刑部
都察院必一一體與之辨明大理寺必一體與之
駁問　高祖之良法美意亦未嘗盡相悖也
法久漸弊姦宄乘之其極也至以
天子詔獄爲權倖伸忿之所而三法司平刑衙門虛
設不用其所得理者不過疏遠不關涉大紀綱
者而已蓋至正德為甚於今思之良可於悒
陛下升潛盡革舊弊諸大姦惡悉下法司人心痛快

共賛英明邇來漸為私移大乖初意法司所擬雖在大惡多弛法以從輕鎮撫所讞雖在小過盖任情而加重 舊制既愆 初政亦失上虧 聖德下咈群心災變之來夫豈無自臣等屢屢言之

陛下不以為信然也近日劉杲之私討應付黄國用之私出紙票顔如瓌之私用違禁包袱與大郭九皋張守等之事前後株連群囚

詔獄臣等以為郭九皋等實係趙紀所誣皆致再三瀆奏乞付法司辯明劉杲黄國用顔如瓌之罪律有明條法所當舉

陛下天性寬仁或者追念累昔在廷則言得罪國用如瓌俱係小失不必深求從而　赦之未可知也不然則推問既明照依定制奏送法司施行如律擬罪而已是以被逮以來不復為言既而忽然獨斷不令照例擬罪最則充軍矣如瓌則為民矣國用則降邊方雜職矣夫罪至於充軍為民降遠方雜職亦大矣使其不應是律所失固不為小若其與律相合何不使法司明白議擬　昭示天下以為懲戒而乃為此曖昧不明之舉哉且陳惠言寅仔等情詞相連無狀係一千人犯彼乃皆送法司而此獨煩

上裁其故何也傳之天下必謂最等之罪本不
至此
陛下獨過為偏重爾不然何緝訪於羅織之間鍛鍊
於 詔獄之手而又裁决於 內降之旨哉李
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犯該姦
黨亂政充軍而已以國用視洪宣以劉最視欽
等奚啻天淵懸絕而
陛下顧乃一律罪之甚何以示天下耶夫刑以輔治
也刑而不平適以滋亂何者民心不服而怨讟
生惡人無忌而姦宄肆雖使堯舜在上臯陶在
下亦將何以為之此其所係誠非細故臣等以

言為職豈敢終為緘默以負

國家任使伏望

陛下念

祖宗不可不守毋偏聽以害公毋獨斷以害明毋任

情以害仁毋吝過以害正悉守定制以勵初心

仍將近日

特旨發落過劉最黄國用顔如環三臣俱送法司擬

以律例應得罪名若其果係犯該充軍為民降

謫彼甘受無詞如有可原亦與分豁其郭九皋

問明之日亦付法司擬審無勞

特旨以乖大體自兹以往凡獄皆然則刑法無不平

聖旨無不廣而天下咸服矣

聖旨

嘉靖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奏二十七日奉

聖旨劉最先因劾奏不實擅契關文黃國用私出紙票顛如㻾違制欺法用黃龍袱私包自物各輕玩法度已從寬發落了這厮每如何又來奏擾各犯事發不行劾舉恣意回護本當拏問究治姑饒這遭還各罰俸一箇月該衙門知道

刑部陜西清吏司主事臣唐樞謹

奏為正　國法以光

聖治事臣竊見近日李福達之事

陛下存心懇至駁勘再三惟欲求民之平誠古帝王

欽恤之盛心臣實欣誦不已柰何臣下之負

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諂誤者混其說囿位者緘其口

畏威者變其詞訪緝者失其真是以

陛下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於其所哀矜而幾

至於僻矣臣請得細陳之願

陛下細聽之細察之臣竊惟

陛下之疑此獄有六謂謀反罪不當輕意於所擬一

也謂天下人有形相似者二也謂薛良之言勿可聽三也謂李班之申文明悉四也謂文臣立黨欲以傾郭勛因而輕揑五也謂崞洛等縣諸證人皆讐勿可信六也臣顧為

陛下一一細解福達始而王良李鉞從其意何為繼而惠慶邵進祿等附其傳何事李鉞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口稱我有天分等語其情何謀劫庫攻城張旗封爵雖成於邵進祿等其原何自風流記太上玄天垂文書其詞何指要之反狀甚明故在外撫按諸衙門曰可殺在內府部諸衙門曰可殺陝之人曰可殺山之人曰可殺

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是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第一疑之不必疑可得而知也且福達之形毁易認識或取辨於青布之並立或明驗於自刎之禿頭聲言於李俊李二李三之証是其族識之矣明發於咸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於任文任是其姻識之矣對証於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三言於高尚節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識之矣再言於邵繼宗白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是淆川道路人皆識之矣此第二疑之不得疑可得而明矣薛

良怙惡小人誠非良善故所訐福達事情類多不實但所言張寅即李福達即李五即妖賊實是採訪明白今已驗之矣况福達踪跡詭秘慧術過人人皆落其計中尚非薛良狡猾之人亦不能發彼之陰私[illegible]也此第三疑之不可疑可得而明矣是時李[illegible]至因見薛良非良民又見李福達指龍虎形動無[illegible]小字文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然不又以[illegible]縣左廂都查無李伏答軍籍所李[illegible]九名[illegible]隊[illegible]而止粗率因小疑而誤大獄據纖智而釋无究殊不知五臺縣嘉靖元年黃册始收張寅父子入戶時張寅年五十四

歲則張子名衛輝店內之交可考而知矣崞縣止有在城坊李福達其行五故又私稱李五今改福達字為伏苓乃於左廂都追查又以李五為實名求其貫址安可得耶則軍籍之無查可考而知也况福達既能妖書妖唱燒煉等事安知其無妖術若果有妖術則龍虎形珠砂字亦不能盡必薛良之誣矣此第四疑之不當疑可得而明矣京師之自外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改名張寅又衣冠言語似人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有也亦意料之所不能及也文臣縱有傾動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第五疑之不待

疑可得而明矣若曰薛良讐也則一千中証非
讐也若曰韓良相戚廣董讐也則高尚節屈乳
石文舉諸人非讐也若曰魏恭劉永振讐也則
即今布按府縣官非讐也若曰山陝人讐也則
京師各色人員皆非讐也何獨呶呶衆口盡願
福達之誅乎此第六疑之不容疑可得而明矣

臣竊見

陛下勵精求治廷追三五天下臣民深所仰戴但三
忠有聖賢之訓多猜非
帝王之宜伏望
陛下六疑一釋大奮

乾剛即將福達明正典刑以為
聖世一大快則政治之光可為萬萬世傳矣臣待罪
刑官激切妄言罪當死不勝悚懼待
命之至
嘉靖六年四月十一日奉
聖旨這事屢着多官會問未見明白待問了朝廷自
有處置唐樞這廝好生輕率狂妄輒乃出位奏擾
本當拏問重治姑從寬着為民該衙門知道

戶科給事中臣常太謹

題為捕逆賊以正 國法以絕禍本事先該都察

院覆題要將山西問定反賊李福達等依擬處

決奉

聖旨是李福達等都依擬處決未獲李大仁等密緝

拏解歸結欽此近見李福達奏

旨提解到京監候仰惟

皇上神明英斷其父子反逆之罪諒難倖免今人籍

籍皆謂此時李大仁倚托權勢夤緣左右至今

婣婭詭詞奏辯以為翻異成案之計臣竊以為

李福達果有冤抑李大仁與其母妻子姪俱在

何家潛藏觀望無一人親自出官奏辯即此觀
之虛實可知况奉
旨緝拏已經二月當其事者若罔聞知果何故耶昔
漢光武時湖陽公主蒼頭殺人董宣以雒陽令
數主之失叱奴下車格殺之桓帝時小黄門張
讓弟朔有罪匿於讓合柱之中李膺以司隸校
尉率吏卒破柱而取朔殺之光武天下初定桓
帝業已衰衣人猶不敢玩法豈有
聖明之世乃有叛逆之賊深依窟穴無人緝捕豈法
之寬縱一至於此抑所依憑之氣焰有可畏耶
况李大仁親福達子洛川之舉與謀實多今欲恭

有鞠問之數若不預為緝獲恐事定遠遁追捕無由
又訪得李福達死黨二十餘人潛與大仁傳報
消息其間如魏慶王玄張公吳保張老人等廣
携財物明住城外缸市李大仁屋內朋同營球
輦轂之下豈賊黨縱橫之地及照伊親薛濟趙勝楊
彝等山西問擬供明何寬可辯乃令其家人薛
奎趙禮賈文章扶同逆賊假稱分豁揑詞代辯
其情甚有可惡乞
勅法司幷巡城御史務要將李大仁王玄魏慶吳保
張公張大仁等密切差人緝獲同李福達一併
究問其薛奎趙福禮賈文章及產債抱奏婦女

亦要捉獲究其受財扶同情由庶乎

國法昭彰禍本殄絶人心知警邪慝不萌矣臣待

罪該科且李福達改名張寅之時亦嘗暫寓臣

縣僻鄉竄遂蹤跡詭秘近因其事敗露體訪真

切曾一言之不勝忠憤所激輒敢再瀆

天聽伏乞　俯賜采納臣不勝拳拳瞻望之至

嘉靖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李大仁等人犯着緝事衙門巡城御史上緊密

切差人緝拏務要得獲同李福達併問該衙門

知道

大理寺右評事臣常固臣謹

奏為應　詔陳言畢大獄以圖治安事臣聞人君為求言之舉必將有用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秋必當納進言之忠臣自七月初旬到任隨患感冒泄瀉等証神衰骨立旬分不免負

聖明嘗具疏乞休未蒙即行罷黜近始勉强供職伏讀九月十五日　詔書有云兩內外諸司百寮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一切有裨於政理利於軍民者宜一一條具聞奏朕將舉而行之臣竊慶幸雖堯之親問下民舜之樂取諸人不是過也臣雖不肖恐負

聖明之德乎臣惟古司刑官有士師即今之大理是也夫理也者理其情之是非罪之輕重而已矣有廷尉平即今之評事是也夫評也者評其是非之當輕重之宜而已矣古廷尉平專掌平决詔獄故銓曹必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署之臣之庸腐愧非其人而誤蒙陛下之欽除者則其職也職在與聞刑獄請得以獄之大者一一為陛下評之臣自授官以來竊見以大禮事群臣伏闕號泣以諍觸犯 聖怒大臣調任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一人以為首其餘充軍者學士豐熙

等凡八人杖病瘡死者編脩汪恩等凡十七人
以送迎忤使臣而拿問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
王等凡幾人以織造抗使臣而拿問者布政馬
卿知府查仲道等凡幾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
葉奇主事蔡乾前後凡五人以京堂官訐奏下
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二人此皆
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體民心關係甚鉅若也臣
不敢愛死妄議以為伏 覩諸臣狂直之罪信
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三焉蓋雖已往情猶
可推其初不過欲
陛下特重 大宗出奉正統為 宗廟社稷計至深

且遠若諸爲首者又特以職銜在先故名次亦
先之耳如本寺奏疏雖在寺正毋德純爲之首
然臣在病中猶署名焉實微忠所不容已也彼
豈能迫之使從也哉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此當宥者一也古昔聖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今
陛下行孝似先失廷臣之歡心臣風聞
獻皇帝寬明仁聖使其有靈恐不能安其余也此當宥者二也　先帝朝罪謫者
陛下悉起而用之天下至今以爲美談今日貶黜者安知後日無優恤之者乎是
陛下自安其過而遜其美以遺後人也惟自今決之

自今復之則天下萬世皆將謂
陛下前日之赫然怒者猶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者也
今日之釋然悟者猶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者也
豈非　聖明之盛事耶此當省者三也臣願
陛下大奮明斷凡去位遠戍者悉復其官不幸死者
悉錄其子孫庶幾猶不失欽恤之意尔以送迎
及織造逮繫諸臣其踈戇之罪容有之矣然其
當宥者猶有四焉蓋太監賴義以奉迎
神主經過順德地方副使劉秉鑑等送迎館穀禮也
顧因驛遞之傳報失悮倉卒不及候迎因院宇
之規模相似因循不及更易其跡誠若可惡然

皆一時小過所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者也且
不免窘辱於當時拿問於今日亦足以贖其罪
矣此當宥者一也布政馬卿等受藩宣之寄為
陛下保障一方者太監吳勳奉織造之
勅或失安靜之　旨故卿等少為鉗制以安其民是
知有
陛下之民而不知有使臣也命使且然則其他豪強
不得以擾民可知矣為
陛下守土者皆若人也天下何患其不治耶此當宥
者二也劉秉鑑馬卿等及賴義吳勳等雖遠近
不同均之臣子也勳等一言遂不辯其是非曲

直而卿等遽有拿問之辱臣恐宣力四方者莫
不聞而解體也此當宥者三也
先帝朝内使四出罕聞有此今
陛下在上反顧有之者必當時畏權姦之過今日待
陛下爲甚厚而敬
陛下爲甚大也此當宥者四也臣願
陛下廣昭仁恕釋其囚盡復其官庶幾猶不失明允
之意爾諸臣以失儀下獄者罪固不可逭矣然
臣以爲臣子之微或失儀於
君父之前斷非敬之不至乃以敬之過甚所致耳是
過也非故也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且

陛下往歲亦嘗行之矣何獨至今日而異之或曰失
儀者拿問亦 祖宗之法也臣竊謂
祖宗之良法美意尤有大於此者誠能舉其大不拘
其小得其意不盡其法則所謂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者也臣願自茲以後侍臣於失儀者
必從而糾之所以盡其職
陛下於既糾者從而宥之所以廣其量上下交盡夫
誰謂不可耶以京堂憲臺為所屬小民奸蠹下
獄者罪固有所歸矣然臣愚以為諸臣不之恬
所可惜者 朝廷之大體爾夫
天子所以為至尊而天下之人仰之如天敬之如神

明者特以等級明白截然不可踰體統森嚴凜
然不可犯爾故曰廉遠地則堂高又曰體統正
而朝廷尊今所爲得以奏去其堂官小民得以
奏去其方面是等級可踰體統可犯也是豈
陛下之福耶且陳彦章所奏憲臣方囚首垢面係累
於法司而彦章何人顧偃然得寧家以去樂護
等刑部鞫之於前大理寺評之於後法律具在
誰敢容私於其間而　內批降級調用亦莫知
所由臣聞之道路凡此皆非
陛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者爾臣謂此
先帝朝權姦播弄威福之所爲而謂

聖明之世亦有之乎倘有之則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彼獨不見前日播弄威福者之禍耶况西虜跳梁正日夜占驗天象之時而少知天文者使之不在左右恐亦非計之得者北邊軍士反側議者猶欲添注官司以備之易州兵備豈可遽議裁革故當時兵部執奏科道之交章殆有見矣

陛下嘗得一一省覽否乎臣願復諸臣之官正妄奏者之罪以存大體或有擬除令吏部考其賢否而爲之黜陟焉庶幾乎用刑用人各得其當也臣與前項諸臣三四人鮮有桑梓之好筮仕之始亦寡平生之交但念臣前疾雖已漸平弱質

終難久恃尚不及時少盡微忠萬一塡委溝壑

則負

陛下擢用之責則負臣父訓育之恩則負師友也誨之功臣每思之誠有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意此亦臣之良心也所謂人無不善者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臣安敢避嫌遠罪自賊其良心而不盡其愚耶昔有虞臯陶為大理天下無冤刑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唐戴胄至大理犯顏據正叅處法意有罪當流者太宗欲置之死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

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置諸此釋小忿
存大信也太宗從其言夫虞舜皐陶二聖之父子
太宗戴冑兩賢相得惠澤流於當時聲譽垂於
萬世凡有道之君有志之士莫不嗟嘆企服於
無窮今臣位微才劣固不敢望戴冑之賢於萬
一況皐陶之聖乎然
陛下寬信之德則上追虞舜而下視唐宗者矣臣敢
曰吾 君不能從付諸太息而已哉況邇者水
旱癘疫風雹星隕地震山崩泉湧蝗蝻之灾殆
遍天下又西戎犯順說者謂應春首五星聚於
營室之變有識多為之寒心臣以為消弭備禦

之道固自有在然平反刑獄亦一事也蓋刑獄
不失其平然後下得人和以上致天和近得內
寧以遠消外憂爾其轉移斡運之機亦非此疏
所能盡者伏乞
聖明擇狂夫之言舉蒙瞽之意下臣言於法司議果
前項諸臣其情可原請從肆赦以昭
陛下之仁如臣所言於律有碍情甘顯戮以彰
陛下之義拳拳忠懇不勝待罪之重
嘉靖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事各有旨其未發落的朝廷自有處置章固
這廝不務本等職業却又賣直沽名肆意奏擾

好生輕率煩瀆本當拿問姑從寬降二級調外
任該衙門知道

都察院右都御史臣俞諫等謹
題為亟除姦邪以正
國法事案查正德十六年四月內該科道官交章
劾奏節奉　欽依王欽王錦錦衣衛拏送都察
院問得明白來說欽此該衛挨拏王錦脫迯止
將王欽并其弟王銓拏送到院依律問擬題奉
欽依這厮係朋姦日久亂政多端都情罪深重王欽
依律處决王銓牢錮枷釘連當房家小押發兩
廣極邊烟瘴地面永遠充軍遇赦不宥但迯殺
了欽此續據河南巡按御史拿獲王錦到院問
擬如律題奉　欽依王錦依擬處决欽此其後

王錦屡次捏奏俱經本院覆題奉
欽依仍依原擬取决贓銀照舊監追查得王欽該追
贓銀三十萬兩王錦五十萬兩王銓一十六萬
兩依奉節行該道將各犯每日杖併本院將該
吏每五日一杖併二年之間陸續追得王欽銀
四萬二千四百五十兩王銓一萬八千七百四
十六兩其王錦到院未久亦止追銀五萬八千
八百三十一兩共計一十二萬兩仍欠八十四
萬兩未完蓋臣等未嘗不嚴限追併以自速悖
逆　明旨之罪也近日王欽仍前捏奏意圖緩
死而恩遽奉　明旨各犯贓銀免追鄰饒死王

欽發遼東鐵嶺衛王錦陝西肅州衛王銓廣西
奉議衛各永遠充軍家小隨住欽此臣等思於
新政自相違異兩經執奏未蒙 允俞既而科道交
章乃奉 欽依王欽等該追贓銀都察院監二
年之上如何不行嚴限追併近已有告饒死充
軍了罷欽此夫以各犯之贓銀未納罪臣等追
併不嚴臣等固不敢辭但各犯譸張為幻姦邪
叵測自恃囊橐可以通神安肯完贓相率而就
死地故 新命一下物議沸騰臣等局促無所
容措竊以各犯紊亂 朝廷侵盜
國課載於律例具有明條處死追贓發遣又節奉

有 明旨令王錦甫獲監追未幾而
聖旨忽爾中改既全宥其死又各免其贓且所配皆
得善地則姦計大行而
國法全廢矣臣等雖欲阿徇奉行以逭
陛下之責豈能逭天下後世之責乎又況各犯淩淮
揚之膏脂以害乎竈侵 朝廷之課稅以肥其
家蓋有年矣然則今日淮揚災變非常人之死
者過半謂非若輩惡孽之所至殆不可也戶部
近奉 欽依集廷臣會議多方區畫欲足銀二
十萬兩之數以充淮揚之濟然謂大倉所積僅
七十萬兩難於動支夫以堂堂

天朝大倉僅七十萬兩之積一遇有事動則告乏顧王欽一家應追贓銀尚餘八十萬兩之多悉從寬免至於賑濟乃復多方區畫如此不幾於慮事之疎為謀之失耶與其庇此一二免死數人以布私恩孰若追盈其數用活數十萬饑民之為大德乎且各犯之心不過畏死設以陛下之仁務存 欽恤則姑免其死已出望外至若免其追贓以虧 國用與之善地以廢國法非臣等區區之私所望於 新政之隆也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收回 新命王欽毛錦既免其死與土銓未完贓銀仍照各數追完三分

之二俱改發兩廣極邊烟瘴地面永遠充軍遇
赦不宥仍照前
旨施行如此庶乎
國法不至於大廢
國用尤得以小補而姦邪亦少知所警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王欽等已有旨了便着發遣再不必奏擾

刑部尚書臣葛守禮謹

題為申明律例嚴禁酷官以全民命事臣等竊惟

我　國家稽古制律例為五刑其笞杖既有百十之數而大小之杖又有圍徑分寸之等取其可以決膚而不欲其見骨也至於徒流各有等則亦不過苦之遠之而已若夫罪大惡極衆所共棄者乃入於死然不遽置之法問以刑部評以大理　朝審以多官及至臨刑又三覆而五奏若不得已而後加刑焉蓋兢兢乎視人命如此其重也此我

皇祖欽恤之典即虞廷欲並生式之意也我

皇上登極之初大布　恩赦與民更生以至停刑有
旨熱審有貸此其　矜憫之仁即帝舜好生之德也
顧我　皇上惻然有憫念黎元之意而在外有
司無以奉承　休德臣切憾之如鞫審止宜隔
別衆對多方詳究自可得情即有決罰應用鞭
朴今以為不足示威乃不論罪犯輕重動用夾
棍等刑剝皮碎骨慘不忍言有問一事未竟而
已斃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
視人命有若草管其見諸章奏如汾州知州齊
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滎河知縣吳朝一年致
死十七人初聞甚駭惜未有以重處也乃今遂

近聞酷以成風殘民以逞在在有之是
皇上用之以牧民而彼自以屠民任之也且痛楚之
下何事不成威刼之餘何求不得此囹圄所以
多寃抑之人而貪饕所以滿谿壑之欲也小民
何以堪命哉若不嚴加禁戒日甚一日則下激
民變上干天和所繫非小也伏望
皇上特降嚴旨勑下臣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
按官督同司府等衙門加意戒諭各該有司不
許設置夾棍等項慘刻刑具如有仍前濫用者
即照非法用刑事例問以降級為民中間有故
勘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本管監司若

姑息縱容只知爲人惜官而不知爲民惜命者酷官別有舉發監司責有所分如此則上下知警有司不得肆爲刑殺而小民得以爲生矣再照守令所以敢於酷刑者不知律例之故也律有故勘故禁故入抵死之條例有非刑降級爲民之戒各官素未講讀是以任意肆行全無忌憚夫既不知以律自治而又安能以律治人查得

大明律講讀律令條下有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

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敘用欽此此則是於已仕各官皆令講明律意矣乞　勅各該監司着實舉行其未仕如辦事進士各衙門堂官督令人各熟讀講明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其舉人監生待選於吏部者每遇考選摘取律文數條令其背錄本文解釋大義觀其通否分數以定銓選次第則凡在官者皆能通律例之人既不敢以自犯而於民之觸犯者可以按律而治刑罰清而百姓服貪殘斂而天下無寃獄矣臣民幸甚

隆慶四年七月初八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近來有司官不遵律例酷刑害民

撫按官坐不禁察任其所為負朕愛恤民命之
意你部裡便行與他每着嚴加體訪有這等的
便參來處治如有姑息容隱法司該科一併指
實參奏

刑部尚書臣毛愷等謹

題為乞　禁刑獄之濫以慎職守以弭災眚萬一

事臣等邇者屢覩在外各撫按官後先

奏報災傷如畿甸吳楚之南北山之東西與夫雲

中上谷之間率洪水暴溢壞人田舍雨雹飛蝗

彼此荐作地方被災廣且重大夫變不虛生災

由人召仰惟

皇上恭儉仁慈愛民勤政宜乎人安物阜時和歲豐

今若此將非大小臣工職守未盡有以致之也

乎否則何其反常若是也夫水與雹蝗皆陰物

也為災廣重陰莫盛焉求諸所致厥類雖多而

刑獄乃其尤者蓋刑乘陰令主肅殺臣等所職
業在於是無亦中外之獄容有橫濫不法如水
之泛濫莫可防隄如蝗雹之害稼奪民生命者
乎夫漢廷遇災策免大吏律以漢法臣等誠莫
知罪之所逃矣謹以中外刑獄之濫者有六敬
為我
皇上陳之竊惟大凡詞訟自下而上而越訴者有罰
非係正官而擅受者有罰今州有舍本縣而詣
告之州有舍州而驀告之府有府縣未結而上
驀告之監司志在誣人紛然無忌又多私自詐
諸州縣之佐貳首領等官彼既利其易行此亦

因以自利至於正官之好事者則或不審其情之輕重理之是非縣行准理遂使告訐之習相煽成風險健之夫終訟不止是曰濫詞虛誕之詞果人衆多本無辜而揑稱正犯非知見而指作證人蔓引枝牽動至數十名該問官秖宜摘取緊關數名聽審爲得至差人下逮書數邦遺奔突叫呼驚及鷄狗束縛馳驟無異犬羊投到則纚然滿庭供明則被誣過半而欺詐凌雲無論也是曰濫拘人犯到官審理宜速然或才性遲慢而未即審或事務忙迫而未暇審則又不分人數多寡事情重輕且行寄監寄倉寄鋪焉

至於追贓之犯有以斗粟貫鈔而父兄指攀有以家屬姻黨而出令代償忽漫因循動淹歲月被犯之人坐井觀天悲歎抑鬱被累之家晨昏供給生理俱廢是曰濫禁從古訊獄固未去刑然刑之即加自有所在故鞭扑祇以作教決罰不過臀腿固未嘗創爲非法之具而猛以用之遍體也今之用刑者異於是刑手則有拶指刑足則有夾棍刑頭則有腦箍甚至烙鐵灼體鍚龍灌身竹簽釘指燒酒潑諸如此類備極慘毒身無完膚因致乾斃其意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得其情而服其辜即未必盡如臣等所言

然如傷之視百不聞一如草菅之視十當八九矣是曰濫刑獄之擬議貴在明允與其過求毋寧過恕故罪有惟輕之疑殺有不經之失蓋一成莫易君子慎之也柰何今之司理好事吹求苛刻是務以深文巧詆為能以哀矜勿喜為拙故入夫罪則旋添情弊以合律妄引夫例則摘去字句以從招甚至情托狥人通賄自鬻於以程其是非之實又有不可勝言者由是知冒之冤接踵於獄中茹冤之婦不止東海一人而已是曰濫擬獄有定議自宜查照綮落開有以為情重律輕罪外加譴或指修理或指備荒或指

作興或指軍餉巧立名色重為厚科遂使賣男鬻女散之四方破產蕩家委之溝壑者往往而是是曰濫罰凡此六濫刑獄之蠹民生之殃召災致沴大率因之儻蒙

皇上不以臣等所言為謬或於修省萬有一分之助伏乞

勅下臣等遵將前弊嚴飭司屬及咨南京法司并各

巡撫衙門仍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體應為禁革夫大事二十日程中事十日程小事五日程而濫禁者應以不及論刑猶兵也不得已而用之因公科歛律例猶嚴為之防而濫

刑濫罰者應以貪酷論政出多門議罪不當均非法紀也而濫詞者掌印官以罷輭論擅受與夫濫擬者俱以不謹論若夫濫拘一節初犯次犯量為戒飭其屢犯者送調別用以數者祛革濫弊似亦宜然務在着實舉行毋事姑息庶乎幾致刑措太和洋溢豈惟災沴不生將雨暘時若年稱大有矣弭災召祥固非一端此其最先者云臣等不勝惓惓不勝待罪

隆慶三年九月初四日奉

聖旨近來刑獄太濫致干天和委當嚴禁你部裏行與內外各該衙門務要平恕明允痛祛濫弊以

副朕欽恤弭災之意有仍前苛刻害民的在內法司在外撫按官參來處治

浙江等道掌道廣西道監察御史臣王濤等謹
題為守
成憲以平國法以服人心事臣等切聞
創業垂統之主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
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是故紀綱也者成憲
之謂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司馬光
亦曰謹守祖宗成法不墮之以逸欲不敗之以
讒諂則世世相承豈非萬世人君之所宜省念
者哉仰惟
太祖高皇帝除乱以造區夏稽古以立紀綱是以置
刑部以司刑獄平民情置都察院以糾百司辯
拏究置大理寺以審成獄評重輕故犯人經此

三法司者始無枉縱矣其後姦惡重情亦有付
錦衣衛鎮撫司推鞫者不過取其供詞奏行法
司擬罪而已成法具存也久而弊滋則權姦擅
威福之柄高下其守盖至正德年間此法變亂
極矣
陛下丕承前烈刻除夙弊一時大奸大惡悉付法司
天下稱快比及二年漸不如初臣等竊為
陛下惜之且如王欽兄弟姦黨亂政法司問擬死罪
聽決者也乃奉
欽依饒死充軍李洪殺人罪應抵命者也法司覆奏
題問則又節奉　欽依降五級而已至於劉景

之私揭關文與國用之私出紙牌顔如瓌之私
用違禁迆狀皆當付之法司擬罪者也乃今特
奉　欽依劉最充軍黄國用降邊方雜職顔如
瓌爲民夫王欽李洪皆犯至死罪常赦所不原
者而皆縱之今以劉最視王欽以黄國用顔如
瓌視李洪其情罪重輕不啻霄壤懸絶也而充
軍降級爲民不論情罪不恤人言至此皆臣等
之所未解者也
陛下新政豈宜踵此舊弊哉臣等嘗聞舜爲天子瞽
瞍殺人皐陶亦且執之舜亦不得廢法於其父
如此也況王欽李洪輩憸邪小人兇悖大惡法

所必誅者乎今亦何獨曲爲輕縱至此極哉漢之時渭橋犯蹕高廟盜環文帝欲誅其人致之族張釋之執法抗論而犯者皆得平反蓋法者天下之公共也如此况劉最黃國用顏如環情犯殊科緝訪被逮法當擬罪者乎今亦何獨故爲重譴至此極哉此臣等之所深思而未解其故者也夫王欽輩故輕縱之毋謂不足患也大壞

祖宗之綱紀而使小人者得計效尤無復顧忌深可患也劉最等故重譴之毋謂不足惜也自壞

祖宗綱紀而君子者解體失望無以展布深可惜也小人效尤君子解體而人心不服則天下之事

將有不可知　矣臣等官當執法責在言路目
擊此弊豈容默而已哉伏望
皇上念　祖宗之紀綱而不阻撓於私恩小忿奮乾
剛以獨斷而不偏惑於左右嬖倖仍將王欽兄
弟脫舊追贓待決李洪劉最黃國用顏如環俱
付法司問擬如律奏　請發落如此則
國法平而　成憲不悖人心服而天下萬世稱聖
矣　宗社之慶也豈獨臣等之幸哉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奏
聖旨劉最先因劾奏不實擅起關文黃國用之私出
紙票顏如環違例欺法用黃龍袱私包自物各

輕玩法度罪已從寬發落了這廝每又如何來
奏擾各犯事蕟又不行舉劾恣意回護本當拿
問究治姑饒這遭還各罰俸一個月該衙門知
道

刑科等科都給事中臣劉濟等謹

題為議處重罪以存

國法事近該臣等具題犯人王欽兄弟誤蒙

寬貸以為

陛下惑於請託之言故弛縱奸惡務為姑息奉

欽依王欽等該追贓銀都察院監禁二年之上如何

不行嚴限追併近有旨饒死充軍了罷欽聆

睿旨仰測宸衷乃知欽等之罪不惟公論始終以為

當殺而

陛下亦始終以為當殺欽等之贓不惟公論始終以

為當追而

陛下亦始終以爲當追但寬縱之由臣等則歸罪於
權倖之請託
陛下則歸罪於該院之延緩夫奉法不敏致生獘端
既違嚴限追併之
旨復唱三分減一之議該院之責夫豈能辭
陛下既以云然何不遂奮乾剛追究欺獘孰爲延緩
孰爲請託各抵之法以大振綱紀攝伏群奸而
乃隨以罷之一言知惡而不能誅知獘而不能
革自古有天下者之大患可不戒哉夫欽等負
必誅之罪累百萬之贓死有餘辜而獲全免臣
等連疏論奏

陛下畧無俯從臣等欲阿順不言則廢
祖宗之法欲堅執前說則拂
陛下之意展轉思惟求一善術不可得也竊意欽之
兄弟罪應有差銓則原奉
聖旨定擬極邊煙瘴地方充軍矣至如錦者固在不
赦而欽則尤為首惡可同錦而并赦之乎大凡
侵盜官物雖微必償今各犯贓幾百萬俱是侵
負鹽價
國課所關
陛下既宥其死復免追贓既不為　國家惜此
憲章復不為　國家惜此財用滋亂長奸莫此為甚

方今多事之秋公用浩煩內而戚畹營建第宅外而四方賑濟饑荒供億不貲計臣莫措使得全追前贓給散應用亦自所濟不少

陛下何不思及於此而憣然改圖乃惑讒言以爭大計此臣等之所深惜也故臣等議以為欽兄弟之罪宜必誅首惡不可盡數欽兄弟之贓宜悉數追完不可少免如錦者既保首領亦宜發極邊煙瘴地方不得與之善地如此則

祖宗之法不至盡廢而奸宄之徒不至大瀆矣伏惟

深念國法俯從衆議不勝幸甚臣等適論刑方遭譴罰然而言不容已冒死再陳忠之者必以

者好殺之者必以為好殺所恃寸心無愧上

祈

陛下之垂鑒耳他亦何敢計哉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刑科都給事中臣李錫等謹

題為正刑法以隆　聖治以服人心事臣仰觀

陛下大禮告成載頒　新詔內外臣工咸與更始有

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臣等悚聽之

餘不勝忭幸以為

陛下含弘之度其啓誘臣下者至矣於此不言負

陛下也臣等待罪刑科刑法不中臣之責也敢不昧

死　上陳臣等竊惟刑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

至公大正之制也一有偏枉天下獘矣今人君

不可以尊而亂臣下不可以卑而撓故曰三尺

法王者與天下共者也又曰惟刑之中中之為

言不偏與枉之謂也是以大舜不奪臯陶之守
法中才漢文於張釋之之守法未嘗不屈意從
之盖謂此也洪惟
陛下德侔大舜量陋漢文　踐祚以來於刑法一節
尤加慎重矜恤之　詔屢頒審讞之臣再遣迷
谷田春寬獄清雪天下臣民不勝慶幸夫何二
三小臣自罹恢恢之網
陛下所以哀矜者容有未盡是以不避斧鉞爲
陛下言之且如掌欽天監事光禄寺少卿樂護華湘
易州兵備任忠一則奏於𨽻官馬能一則呈禀
欽免人犯固皆不能以無罪也法司據法擬議

陛下依擬處斷罪斯當矣顧廼徑　批降調
聖斷雖審恐無以服數臣之心至如浙江布政馬卿
杭州知府查仲道南京主事侯廷訓一則督過
於使臣一則訪奏於東廠亦皆不能以無罪也
鎮撫司已行問報
陛下付之廷評法司宜矣顧廼由中徑批　聖意雖
詳恐有以拂本　朝之制臣等考之禮曰刑者
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者也今樂護等
推情於鎮撫擬罪於刑部大理寺又從而詳允
刑已成矣
陛下烏得而變之夫不變者公也變者私也舍公就

私將焉用之又曰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言獄不可專也今
陛下於馬卿等徑行批斷不付法司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又如御史歐珠已蒙免提令復提問不幾於食言反汗矣乎凡此皆背經旨之訓矣
祖宗之法違中外之願孕禍亂之胎其所係夫豈淺淺哉伏望
陛下益廓弘人之度克克無我之公念古訓之宜從思
國法之當守將樂護等並依原擬馬卿等付之法司歐珠速賜釋放則明刑足以弼教大法可以

朕人大舜之德可匹漢文之風斯下矣天下幸
甚謹題請
旨
嘉靖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曹懷謹

題爲信法令以全紀綱事聞宋臣朱熹曰人君正心術定紀綱蓋紀綱定則朝廷尊而萬事理故之紀之綱以定四方我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以聽常刑令之三法司是也假鎮撫司以聽禁獄古之掖庭是也事下鎮撫者必送法司擬罪乃

祖宗至公至平之法即刑人於市與衆共之者也使奪法司之獄而下之鎮撫必奸佞之徒快私憤復睚眦頋指氣使以養成禍階豈聖王所以壽命脉之源培根本之道哉前者奪刑部之李陽

風以歸鎮撫此則
陛下之失刑也今奪都察院之程景貴以復歸鎮撫
忍視
陛下再蹈之哉不知誰爲
陛下畫此策者試思之其人可勝誅耶信若是則五
刑之用任一鎮撫足矣殆恐法司爲空庭法官
爲冗員豈古所謂士聽之公聽之而後王審之
者耶如皋陶之所掌呂侯之所訓鄭僑之所鑄
蕭何之所定以一鎮撫而轄議擬耶是則[illegible]
太阿之柄授之刑政舛錯孰大於是耶[illegible]
罪官也李曇中貴也信曇之請而遠械景貴已

不能無偏聽之私而必付於鎮撫者豈為曇報復之地耶蓋法者天子與天下共者也烏得縱曇一人而壞天下法耶譬之主人委臧獲以田產人有告臧獲某私某私為主人者將治吾之臧獲乎抑訶譴其告者乎今景貴能發曇之贓私猶告臧獲於主人也乃下景貴於獄猶訶譴其告者也臧獲能畏其主哉以

陛下之聰明天縱何暗於此而不潛消默奪其奸佞之心耶嗚呼景貴或不足惜也所惜者

祖宗之法也　朝廷之紀綱也伏望勿蹈前轍逮收今　命并付景貴曇等以歸法司則有罪無罪

照然於晝一之下庶刑以弼教而奸佞可杜紀綱可立矣

嘉靖二年六月十二日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欽差總督江北等處塩法兼理九邊屯田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龎尚鵬謹　題為誅逆賊正
國法以銷禍本事臣自為書生時讀嘉靖初年
欽明大獄錄前後翻異若矛盾然及詢諸海内士大
夫乃知李午係山西太原府五臺縣人本逆賊
李鉞之姪初名福達因癸戌迯歸竄居陝西洛
川縣倡白蓮教聚衆稱亂攻殺長史屠其城後
餘黨盡殲惟午變姓名占籍該府徐溝縣許稱
張寅納授太原左衛指揮使數被韓良相等詰
其罪悉賄緣脫免已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
錄捕治之午即賂武定侯郭勛移書請托欲待

以不死録飛章劾勛黨逆賊𨿽其手書及午反狀以　聞尋奉　欽依李午抵法郭勛着回話
勛懼
先帝怒禍且不測遂陰結貴近陽欺　朝廷流毒
縉紳如刑部尚書顔頤壽都察院左都御史
聶賢大理寺卿湯沐等皆讞議法司也或逮繫
詔獄或禁錮終身給事中劉琦御史姚鳳鳴等皆抗
疏言官也或埋䰟犴狴或委骨窮荒山西布政
使李璋按察司使李珏都指揮馬豸等皆原問
三司也或已遷官而行提於別省或已罷職而
追捕於私家甚或以邇問致書而稱為朋黨以

偶語立談而指為訕謗其餘羅織成獄者通計
部院各寺科道等官凡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
謂烈矣逆賊李午與其親男李大仁李大禮等
乃脫然於法網之外業有成案人不敢復言臣
亦以事經數十年無從發其隱矣近巡歷山西
三關至安綏訪徐溝洛川二縣皆李午狼蹲之
鄉也質知故老益知其詳復聞嘉靖四十五年
四川妖賊蔡伯貫反逆就擒狀招以山西李同
為師即李午之孫也傳習白蓮教自言為大唐
子孫當出世安民結謀倡亂扇惑人心隨該四
川撫按移文山西捕李同下獄反覆按問佐驗

甚明稱李大仁李大禮皆號爲祖師查刊刻大
獄録姓名來歷一一相同則李午以妖術傳家
世爲逆賊別無可疑今撫按衙門將李冋等依
律坐斬題　欽依聽秋後處决臣復行山西按
察司取原發招由與大獄録參對彼此互見不
謀同符乃擊節嘆曰天之所以誅逆賊信毫髮
不爽䏻巧護於生前而不䏻攄詞於死後能茍
免於其身而終不免禍於其子若孫如此天網
恢恢踈而不漏似亦足以示凶德之報矣然李
午身爲叛賊殺長吏屠城邑且縉紳之禍徧天
下雖舉族誅夷人猶有遺憾乃得仍復其舊老

死牖下豈天道乎今觀李同之獄而午之罪狀益彰法當剖棺磔其屍以正不越之誅以洩神人之憤此千古一大斷案也李同以妖言稱伏罪止其身若以李午之窮兇極惡盡法繩之即使闔門無噍類亦不為濫是在持法者權衡于其間臣何敢懸斷也于之罪誠不可勝誅矣若助世受 國恩給卹 明主乃黨逆賊陷縉紳白日撼風遲蒙蔽 日月使舉 朝側目卷舌藏聲而樞要之人悉願指氣使默會其意權奸之可畏一至是哉萬一陰蓄異謀人人皆重足而立側首聽命焉其為禍豈忍言哉正助之罪

似當革其生前之爵貶為匹夫以示懲創誅權
姦於既往垂鑒戒於將來此誠今日正人心銷
禍本第一義也至於大學士桂萼張璁等時以
三法司被逮缺官奉　命典獄彼皆心膂大臣
也一言悟主動若轉圜乃覬望扶同寬易原案
甘犯天下之清議而不卹使
國是淆乱人心危疑載筆特書不免為
清朝之玷禍端寖長誰任其辜似應追論前愆以明
衕直之責參之往牒察之輿情使罪坐所由當
無他詞矣先是獄既定
上以憲錄為首惡欲誅之賴萼等申救得改永遠充

罪編發南丹衛録之免死多其力他或有所牽
制不得自專使當其時正色危言以去就爭之
必不至此乃以迎合徇時曲為自全之地克是
心也亦将何所不至哉再照大獄諸臣多一時
忠讜之士其英風勁氣百折不回寧忤權臣而
不敢忤 國法世之所謂狂流砥柱非耶令以
姓名官階具載獄狀刻本見存凡未經
恤録者乞通行擬議請自 上裁特加優異以廣
天地生成之恩以伸忠良感慨之氣其於士風世教
豈謂無小補哉或告臣曰往轍可鑒何爲招尤
臣謂天地有正氣宇宙有正人故天綱地維萬

古不墜若依阿邪人埋沒正論終使亂賊之徒
得以苟容於後世天地且顛覆矣
國家何賴焉天道有知亟當返正豈渠魁虐焰猶
能為厲於銷燬之後耶
陛下秉道嫉邪為萬世計倘不以臣言為大謬乞
勅該部覆議施行臣素抱綱常嫉惡已甚故得諸見
聞義難緘默惟
陛下聖明少垂矜察臣無任隕越祈望之至奉
聖旨法司知道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張英等謹

題為守法除姦以隆

聖治事臣等竊惟姦不可惠惠姦則獘政益滋法不可撓撓法則臣必失守是故古之聖帝明王法必與天下共之刑一有罪而世以為懲宥一無辜而世以為勸焉

陛下龍飛大寶光啓中興　登極之詔有曰一凡問因犯今後依　大明律科斷又曰其有奉旨推問者必須經由大理寺審録此則帝王與天下共法之心也柰何近日以來法無畫一事多中出深入則不必擬罪輕縱則徑從末減臣等不

敢多舉謹按死罪犯人王欽王錦皆經都察院
問擬明白大理寺審録評允又屢次奏奉
欽依追贜處决人數廼今一旦奉　命俱得免死充
軍又免其追贜發遣不幾於惠奸撓法乎夫王
欽兄弟特一匹夫耳在　先朝則結交黨與以
亂　先帝之法在今日則夤緣請託以亂
陛下之法大臣執奏於前言官論列於後俱奪於原
擬恬不為動是豈足以懲勸乎天下耶况此贜
追贜幾至百萬除送官外尚欠八十餘萬皆百
姓膏血邊境軍需今太倉所存不滿六七十萬
以供百官萬民

陛下豈可思縱一人而免其數十萬乎天下之財此
盈則彼縮今淮揚水旱　廷臣議賑移東補西
不過二十萬之數使當時欽錦不壞塩法以貫
利或者未必至此極也小民之命得一金則可
生今地方窮困道殣相望則陷小民百萬之命
者未必非欽與錦也
陛下何故而可輕宥之乎方王錦就獄乇欽脫逃
陛下嚴督之
命惟恐其不獲今王錦已獲則欵并欽而釋之是豈
陛下之初意乎致仕布政潘鐸不過舍匿保藏之耳
罪亦褫職論徒而首禍者乃止充軍此生者之

心恐未以為平也欽等朋黨實繁有徒

陛下新政之初誅元兇而窮黨與或明肆市朝或監

死桎梏而欽廷得以其貲力從容倖免則死者

亦將不瞑目於地下矣況見監未決如廖鵬初

獲方問如魏英董能保其不循窟穴以求僥倖

於萬一耶弊法滋奸殆無紀極是宥一王欽王

錦而於人情

國法無一可者

陛下何不容臣等守法而可撓之如此哉臣等備員

言路兼有法守敢反覆論之伏望

陛下斷自宸衷急寢

新命嚴辟以止辟之戒絕惟貨惟求之私將王錦王
欽仍照前
旨處決其未完贓銀或於家屬名下追併或儘其家
產盡絕以備
國用以資賑濟如不獲已乞於欽錦內殺一人以正
法宥一人以示 恩又不獲已則追贓完日同
王銓俱發極邊烟瘴地方充軍如此則刑罰平
而人心服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巡視南城地方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蕭廪謹
題爲懇乞
聖明遵 成法慎庶獄以重民命以光 聖德事本
月二十三日該錦衣衛題奉
聖旨這該司官是何問理且不究王印等係海戶這
等刁惡錦衣衛拏去紅門枷號一箇月滿日發邊
衛充軍欽此臣惟我 朝設立法司職掌庶獄凡
一應大小事情皆當付之聽理然必具兩造而
後其情之曲直可辨必據律例而後其罪之重
輕可明今查王印等訐奏積書劉儒交通死官
大肆侵盜等罪太監孟冲亦奏王印等久不應

役誆騙官銀等情論死官海戶統攝之分則王
印等如果逃役騙財固孟沖所當參治據屬官
被本管非理凌虐亦聽開具奏陳之律則死官
如果欺
君虐民亦王印等所得奏言是其彼此攻訐虛實未
明正宜併行法司速為質成可也先奉
欽依不問劉儒而止問王印等不送法司而止送鎮
撫司中外臣民已共駭異以為
陛下仁孝根心素守
祖宗成法何以有此今皆該司具奏未經平允而遽
奉 中批未賜矜疑而 特加重罪中外臣民又

共驚異以爲
皇上明慎用刑素存
欽恤至意何以有此抑豈左右之人陰爲黨護之計
以故回易
天聽重撓法紀乎夫孟冲奏實未有質證安知其爲
實王印等情虛未嘗覲訐安知其盡虛即使本
犯果有枷號充軍之罪未備兩造亦不足以服
其心况查　大明律例其罪似不至此今乃移
情以就法重法以快情臣恐不足以服天下之
心也王印等固不足惜其如
皇上何哉法司縱不足惜其如

祖宗何我臣叨任言責巡視南城前者錦衣衛之禽帖拏人今者王印等之囊頭就戍皆在臣巡視地方且見二日之內士民動色道路興嗟竊謂此雖一事之失一夫之微而上為

祖宗成法

皇上盛德所關下為法司職掌黎庶生命所係不得不為

陛下言之伏乞

皇上仰 成法之當重 念民命之不可輕

勑下法司將王印等幷劉儒等一干人證事情從公鞫問如果王印等刁惡情重查照律例奏

請究治倘或別有冤苦亦許其毋泥
成命奏
請開釋庶法自一不撓民自不冤法司之職掌以明而
陛下之
欽恤盛德愈光顯矣臣干冒
威嚴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萬曆三年七月　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